

王术 余柏森 著

太空情



作者简介

王 术男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。在校任精密机械系基础教研室主任兼任该校中文教研室主任。安徽省科普创作协会第一届理事，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会员，中国科普创作协会会员。曾创造《快速积木识图法》，《人民日报》予以报道。1980年，在美国**Engineering Design Graphics Journal**发表图学文章（英文）；1990年又在美国EDG杂志发表计算机图学文章《**Spirograph**》（英文）。还出版和发表过其他许多著作。

余柏森男，首都机械厂工程师。发表过铸造方面的论文多篇。业余从事文学创作。60年代起，发表短篇小说多篇，后来写科幻小说。是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会员，中国科普创作协会会员。

目 录

清梦常温	1
碧海桃源	25
M国的兴起	39
支伦姗	55
太空情	67
无名洞	79
宝 盒	121
魔 影	135
后 记	147

清 梦 常 温

人学习、工作、生活一辈子，脑子里尽是经验、知识，死了都付诸东流，多可惜！本篇纪述如何将脑子里一生有用的知识取出来，变成文字记载。

故事曲折、生动，引人入胜。

一桩奇案，象一株高大的紫藤，紧紧缠住林市法院，也缠住法官们的心。

原告张艳，控告一个女科学家于洁占有她的丈夫，并盗窃她丈夫的作品。控告书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：

我的丈夫谢涛先生，生前一直被于洁占有。在他逝世两周年的时候，于洁竟恬不知耻地将他的一本重要著作《人间》以自己的名义出版了，不但得到了极大的声誉，也骗取了优厚的稿酬。

于洁在林市人民的心目中，正象她的名字一样，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，难道她是一个伪善者？谢涛已经去世，再说占有，没有什么现实意义。人已化为灰烬，但精神财富却能闪闪发光。的确，《人间》这本书，出版不到半年，轰动一时。

这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，通过几个家庭的变迁，描写这个国家近二百年的兴衰起伏。故事曲折，结构巧妙，人物生动，语言优美，还有许多名人轶事、风流韵迹穿插其间，书中有诗有词，图文并茂，是一部百万字的天才巨著。

法官们看了这个控告书，都抱怀疑态度。

“简直叫人难以置信。”

“抄袭？何等荒唐。难道能抄一本书！”

“有许多科学家都是文学家。天才，往往被人嫉妒。”

首席法官夏强，也是心潮起伏。他了解于洁在科学方面已经有了显赫的成就，她能干出这样的蠢事么？

二

原告人的权利，必须重视。法官们检验了张艳交出的旁证材料。

这是一份长达二百多页的文件，钢笔字体，虽然潦草，却也行目清新。

法官们逐句逐条地进行研究，了解到这个文件是一个缩写的故事，同出版的《人间》中的主要情节如出一辙：草稿中列举人物的名字，与书中先后出场的一百二十多个人名基本相同。最巧的是，草稿开头的几句：“公元一七二八年，二月的一天，茫茫大雪，北风呼啸……”和最后一页的几句结束语：“……祖国啊，母亲！我们永远依偎在你的怀里！”与出版的书完全吻合。经过专家鉴定，草稿上的字正是谢涛的笔迹。这样，法官们断定：这篇草稿，正是《人间》的提纲；因此，出版的书，应该是谢涛的作品。

决定开庭传讯，但是，一时间找不到于洁。三天过去了，突然接到于洁给法庭寄来的一封信：

法官先生：

恕我直言，不经过调查，就相信张艳的一面之词吗？如果你们搞错了，怎么说呢？

传讯我吗？暂时没工夫来！

于洁（签字）

简短的信，说明什么？与其说是于洁想拖延熄火，不如说她是在旺火中加了一把干柴。多数法官，认为这是一种恐吓，也是被告心里虚弱的表现。这封信，把原来的否定和怀疑，几乎一扫而光。于是，要求审判于洁的呼声更加强烈了。

在一股激怒的热潮中，只有首席法官夏强更为冷静，他不说话，在办公桌前徘徊，他不是害怕于洁有什么威慑力量，只是由于对一个科学家的信任，不得不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。

三

终于，打听到一个极其秘密的实验室，于洁躲在这里面工作。首席法官三次通知，要她来法院面谈，对方都回答工作忙，拒绝出庭。这一来，更加引起法官的愤慨，他们说：“就凭她的态度，也可以判她三年徒刑。”

“不，不能！”向来精明干练的夏强，作出了新的决定：登门拜访。

对一位被告，法官亲顾茅庐，算是极为特殊的了。夏强带几名法官和助手，来到于洁的实验室所在地。一个秘书模样的人出来接待，他说：“于教授在搞一项重要的科学实验，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出实验室的门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能完呢？”

“还要半个月吧。”

“真遗憾。”

“于教授十分崇敬夏先生。”秘书说，“她多次不能赴约，十分过意不去。她说，如果法院有人来访，可以在电话中会见。”

台桌前电话机的蜂鸣器果然发出了急促的嗡嗡声，指示灯标明了电话地址——于教授特别实验室。

显像屏上出现了一位身段瘦削、满头秀发的中年妇女，红红的脸盘上，没有一丝皱纹；眼睛大而圆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

首席法官没有见过于洁，只听说过她在青年时代，因为失恋，一直过着独身生活。

话筒里发出银铃般的声音：“夏先生，你好！”

“教授，听说您忙。”

“是的，一项新的科学发现，我简直高兴得发狂，所以顾不得有人来问罪了。还要请你原谅，现在也只能谈五分钟。”

首席法官说：“时间是宝贵的，可是，关于《人间》这本书的事……”

“一切我都明白，张艳控告我抄袭，是吗？”她的脸上不由自主地出现嘲讽的表情，“既有人证，又有物证，那就可以定罪了！”

夏强不满意这种回答，这是挑战。他冷静地说：“只要一经查对属实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顾不得什么地位、交情和工作情况了。”

“好吧，”于洁正色地说：“申辩也是需要时间的。我能先反问一个问题吗？”

“请吧！”

“说我抄袭，你们也深信无疑，那么，谢涛写出了初稿吗？”

“还没有见到初稿。见到初稿，不必问您，就可以定罪了。”

“‘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’初稿都没有，怎能抄袭？”

夏强十分镇静：“这样说，是脱不了身的。没见到初稿不等于没有初稿。好吧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”

助手从皮夹中拿出那份提纲，对着电视屏幕。

“啊，我知道。”于洁冷冷地说。“这不过是一份提纲。请问，提纲能叫做书吗？”

法官们被问得目瞪口呆。

于洁毫不放松，继续追问：“夏先生，据我了解，谢的提纲一直由他的夫人保存着。你是否问过她，这提纲她丢失过吗？”

“了解过，从未丢失。”夏强答。

“那又为什么来告我呢？最妙的是，谢涛先生逝世前的三年，一直在他夫人的身边，我都没有见过面，怎么说我占有了他呢？法官先生，诬告是有罪的，你们知道吗？”

“问题不在这里。”夏强辩解说，“你的著作，为什么同谢涛的提纲十分相似？”

于洁忍不住大笑起来，引得法官们面面相觑。于洁慢吞吞地说：“这就不值一驳了。据我了解，谢涛先生的提纲，也是写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，我也是写这个国家的历史，这就必然导致题材、情节的相同。不要说作品，就是要找出模样和性格都相同的人，大概也不是很困难的吧！”

“这简直是在作弄人！”法官们都在这样想，他们还没有转过念头的时候，只见显像屏上，于洁看了看手表，说：

“对不起，先生们，我要进行试验了，再见！”她在荧光屏上消失了。哦，用这种方式对话，主动权全在她的手里。

四

于洁与谢涛，自幼同窗，又一道到外国留学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。回国之后，谢涛与张艳结了婚，于洁也就不想嫁人。稍稍一想，于洁与谢涛，青梅竹马，感情上一定万缕千丝。如今谢涛已死，再谈所谓“占有”，的确没什么意义，然而两人在回国后，少不了联系，这联系，也是今日案情的根源，依照张艳的控告，于洁就是谢涛的情妇。

“抄袭”仍是问题的中心。两种估计同时产生：一是，如果于洁是谢涛的情妇，极大的可能是谢涛避开了夫人的纠缠，把写好的书稿偷偷给了于洁，用于洁的名义出版。

另一种意见则认为：这不可能，洋洋百万言的巨著，光是抄写也要用相当的时间，这么大的工作量，难道他的夫人一点也不知道？再说夫人也承认，近十年来她一直在他的身边。

要搞清这是什么问题，非审问于洁不可。用现在的资料和分析，还不能确定于洁有罪。为了事情进行得更顺利一些，夏强总是以礼当先，用书面征求于洁的意见，希望她能将她与谢涛的关系说明一下，若有难言之处，也不勉强，只要说明与本案有关的问题即可。

几天之后，夏强得到了她的书面回答。

五

夏强先生：

我爱谢涛。我一直认为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他才是我最爱的人。在我刚刚知道什么是爱的时候，我的旁边只有他，我下了决心，除了他，谁也不嫁。

出国的时候，他二十一岁，我十九岁，我们志同道合，都攻物理。可是我们的兴趣很广泛，几乎朝夕不离，每读到一本好书，总要向对方讲述，有时候，一讲就讲到夜深人静，还是依依不舍。那时，我们都是爱国青年，血气方刚，一想到我们的祖国灾难深重和百姓遭受的痛苦，往往豪情冲动，壮怀激烈。为了唤起人民的觉醒，我二人立志要写一本表现祖国历史的书。我们虽没有荷马的大才，但要象雨果那样辛勤思索。

在我们开始构思的时候，热情占据主导地位，继而发现我们都太年轻，生活经验极不丰富，除了锻炼我们的观察能力之外，还要收集相当多的资料。

我们二人，在国外都取得了博士学位。我们商量，谢涛先回国，从事物理研究，并且在国内各处体验生活，开始着手创作历史小说。我呢，暂留国外，因为这个国家，历史上多次侵略和蹂躏过我们的祖国，写这本书，要涉及到这方面的史料，我有时间，便到他们国立的图书馆中钻研。同时，我在国外又改攻医学。

谢涛回国后，我们一直通信，关于我们之间的终身大事，从小就有默契，出国后不久，我们就定了下来。通信中，除了互诉倾慕之情外，大部分篇幅是商讨历史小说的构思和有关这方面的学习心得。

突然，在一年之后接不到谢涛的信了，我一连写了三封信，他都不回信，我却得到田彤给我的回信。

田彤是谁呢？曾是家乡伙伴，后又异国相逢，是谢涛的朋友，也是我的熟人。他出生于富豪之家，不怎么爱学习，不打算留学。只是我和谢涛考上官费留学之后，他也想留学。他把这打算对他爸爸说了之后，他爸爸喜煞了，这样，他也出国了。在国外，他没有更多的熟人，对学问也没有钻进去，感到无聊，常来找我们。他花钱是在所不惜的。他曾多次买电影票，要我们一同看电影，甚至买来飞机票，约我们一同到远方旅行。我们接受过几次，但大多数情况下，我们回绝了。我们要读书。有时弄得他很不高兴，往往悻悻而去。

学习结业之后，谢涛回国，田彤也回国。他花钱买了个硕士学位，回国后，书也不能教，只好闲在家中。这次他给我回信，以极其伤感的口气说谢涛在国内爱上一个漂亮的

美人儿，他说谢涛处在极其矛盾之中，不打算给我写信。田彤诚恳地劝我，朝云暮雨，总有变化，谢涛既然不愿复信，再给他写信还有什么意思呢？

我觉得天旋地转，毕竟我读过很多书，谢涛这样负心，没有使我往绝路上想，我很坚强。不过，中断了我继续搜集小说资料的兴趣。半年之后，我又接到田彤的信，说谢涛结婚了，美人儿的名字叫张艳。很明显，这封信是谢涛授意让田彤写的，其目的是叫我死心。

又过了半年，我终于回国了，我不想见谢涛，把全部精力放在筹建我的实验室上。未隔很久，谢涛居然找我来了，说：“遗憾，遗憾，这是天大的误会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”

他来找我，我是有所料的，还料到 he 见了 me，会说一些抱歉和自责的话，没想到一见面便给我看一张报纸。

这是一张一年前的报纸，他用手一指：“你看看这！”我一看，天哪，竟有这等事！报上刊载我在国外被汽车撞死了。夏强先生，这张报纸，是我们林市的地方报纸，你们都会注意到这条消息的，但我在国外，看不到这种小型报纸。不用说，这便是促成他与张艳结婚的原因。

夏强先生，报上说我死了，我又居然活着，这消息所制造的不仅是一条奇闻，而是一个悲剧！开始我以怀疑的眼光望着谢涛，甚至以为是他搞的什么鬼。经他再三表白，我这才相信他。他当时极度气愤，想要弄清楚这条消息到底怎么来的。我说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和张艳感情也很好，何必追究这事呢？我当时和现在，都是这样想的，没有给你夏强先生添麻烦。由于造成后果，要上告是可以的。告谁呢，告报社？告记者？当然可以。因为我这个活人，当然可以为“说我死了”而辩护，但我没有这样做，我也劝谢涛，叫他

也不必麻烦你夏强先生。说我死了，也可能是由误会引起的。总之，事情过去了，过去了，我，我一个人……

谢涛的怒火，被我压下去了。再见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完全平静下来，每次，他总要说些遗憾的话，因为我把思想全部放在我的实验上，我总用工作内容打断他说话，把他的思路引开，因为，总之，事情是过去了。

其后，他提到我们当年的宏图，那部小说，还要我们来共同完成。我说，我在国外收集了一些资料，要嘛你拿去整理，作为参考，因为，总的构思，一直由他进行，我的实验工作正处在开创阶段，没有更多的时间考虑这个，但觉得这部小说是有价值的，因为我了解全部内容的实质，在我可能的条件下，一定要帮助他完成这部著作。我们约定：按小说分章，每章提纲在他全部考虑好了之后，就与我商量一次，提出意见，以便修改。

谢涛也不是专职干这个，他在大学里还有物理课。在我回国后的三年中，我们只研究过五、六次。在相互研究的过程中，谢涛可以说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，由于他认为我们见面的次数不频繁，他也没有向他的夫人说明。终于，一件意外又是意中的事发生了。那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，谢涛正在我的书房和我研究小说提纲，张艳突然闯了进来，对着他说：“谢涛！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回去！”谢涛连忙向她解释，她哪里肯听，简直是古典小说中描写的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她这样的态度，对我也是侮辱，但我还是很冷静地对她说，还把草稿给她看。她不仅不听，反而怒冲冲走过来，冷不防，打了我一个嘴巴。我没有还手，我感到气愤和委屈。谢涛看见这样，猛地扑过来，把她一把抓住，向门口一推，她摔倒了，接着又哭又闹，我只是在一旁抽泣……

我们的小说提纲，其实已经讨论得差不多了，这次吵架之后，谢涛又瞒着她来找过我一次，谈了许多懊丧的话。他说，事情全弄清楚了，他要控告。我仍然用最初的话劝他，没有让他说下去，我说，事情过去了，弄清楚又有什么用？张艳的冲动，我能原谅她，她对你还是很好的，况且你们有了孩子，只是因为我在林市，她还不放心。现在提纲已经讨论完了，你就在业余时间埋头写吧，花两三年的时间，把小说写出来，完成这件艰巨的工作。至于我们，不一定再见面了。

自此以后，三年我们没有见面，他曾用电话找过我，说要跟我谈谈他的委屈，我都推脱了，没有和他见面。问他写小说的情况，他说心情不好，进度很慢，这三年来，想得多，写得少，全部故事倒是构思得完整了。

不幸得很，他突然死了，可是也是由于抑郁，又加上劳累，心肌梗塞，死了。

我只有悲痛，也为张艳和她的孩子伤心，更觉得他没有完成那部小说，太遗憾！我曾向他说，一定要帮助他完成这部作品。所以，在他去世之后，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，完成了这部作品，由于出版社的重视，审稿、修改、排版、校对，只用了五个月就出书了，这就是你们看到的这本书，也是你们怀疑的这本书！

于洁

六

法官们看了于洁的这封信，从篇幅来说，百分之九十九可信，只有最后一段，简直是神话。写得特简单，又不合逻辑：前面的过程，如此详细，一接触到实质，几笔带过，只

吹了一口气，这本书就出版了。显然，于洁在施烟幕。

对于于洁来说，祸不单行。真是墙有缝，壁有耳，说她的实验室不是实验室，而是一个屠宰场，除了屠宰狗、兔、鼠之外，还屠宰人！于洁不洁，她是屠夫，不是科学家，是化为美女的妖魔。

法院收到了一封检举信，信是田彤写来的，田彤与报社记者熟悉，他掌握的情况多，从他的信中，反映出一些骇人听闻的事实。

确讯：于洁搞的研究，是脑电波，过去一般人的研究，是针对病人，用仪器记录脑子的活动，画出图表。她却不是，她是把脑子从头脑里取出来研究。她的实验室，从来不让人进去，因为玻璃瓶中装的是一个个人脑，内屋里堆满了死尸。甚至还有没死的人，她就把脑子取了出来……

奇怪，不几天，林市的人纷纷传说，越来越奇，越来越具体，越来越生动，把个于洁说得神乎其神，说她杀人，就象庖丁解牛那样熟练。怎么一通电，人就死了，再拿刀一划两划，脑瓜开瓢，脑子就飞出来了。

在上上下的压力下，法院非要参观于洁的这个特别实验室不可。看来，于洁拿什么理由，也阻挡不住了。

参观，不如说是检查。怕于洁作必要的藏匿，把实验室弄成假象，必须突然袭击。于是便硬性通知于洁，一定要进实验室看一看，除了夏强之外，其他人员可由于洁指定。如果实在不行，夏强一人来看也可以。时间就是今晚！

夏强在电话中问于洁：“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我要急于看你的实验室，都是不得已的事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于洁在电话中回答。

“你知道什么？”

“有人给你夏强先生写了检举信，说我杀人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我看到了检举信。”

“信在我这里，你怎么会看到？”

“夏强先生，别看你可是首席法官，我比你先看到。”

七

原来，于洁归国之日，银翼从云端飘下，她走出舱门，迎面是一片鲜艳的淡黄色，这是她最喜爱的家乡的迎春花。时值三月，这花开在百花之前，花朵正象一组热热闹闹的小喇叭，奏起欢迎曲，为她接风洗尘。接着，是一声亲切的问候：

“于洁，你回来了，途中辛苦了！”于洁没有思想准备，她脑子里想着谢涛，正在设想，如果谢涛不变心，来迎接她，该有多好啊，今天来接她的，却是田彤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田彤给她带来的迎春花，也给她一怀温暖。

于洁紧张地投入筹建她的实验室了。田彤常来看望她，表示关心她工作的进展，也表示自己愿意搞些实验，于洁却发现他一点诚意也没有。由于他常纠缠，甚至影响她的工作，田彤真正的目的，她当然有所察觉。一天，她决定停下工作，陪田彤说话，并拿了许多好吃的招待他，故意说：“工作，工作，整天的工作，又累，又寂寞。”田彤认为时机已成熟，忙说：“是呀，你早该这样想的，难道一个人就这样一辈子吗？谢涛对你负心，你还想他干什么？天不小，地也很大，世界上还有倾慕你的人哩！”于洁问：“那是谁呀？”田彤赶忙回答说：“谁？是我！是我！在你没有去留学之前，我就假定你是属于我的。”

“这还能假定么？”于洁笑了。

“我在国外，见你和谢涛要好，一种无名的嫉妒心，油然而生，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得到你。”

于洁正色道：“我正式给你回答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不能接受。既然已经谈开了，希望今后你不要再来打扰我，我的生活，我自己会安排。”

从这以后，田彤还来过几次，于洁对他十分冷淡，他也无计可施。

最近，随着谣言兴起，田彤又来“关心”于洁了：“何必呢？于洁，不要太一个人伤心了，我仍然像以往一样，倾心于你，爱你，你要辜负了这颗心，它也会被激怒的！”

“那你要干什么？”于洁严肃地问。

“你看看这个。如果你回心转意，我就撕掉，要不然，你没有好结果！”

在于洁眼前一晃的，又是一片淡黄色，但这不是迎春花，是一张淡黄色的信笺，就是那封检举信，信笺呈现一种枯黄的颜色。

于洁一看，怒火中烧，她想发作，但转念一想，不必一般见识，于是心平气和地对田彤说：“别开玩笑，我一个弱女子，怎能杀人？今日世纪，你也应该懂点科学了。你干这些事，给我的干扰太大了！”

“你害怕了？”田彤完全领会错了。

八

于洁在电话中对夏强讲述了上面一些情况之后，说：“我的实验室，你们是非看不可了，派谁来看都可以，由于实验室甚小，不要超过二十人，否则看不清也听不清。好吧，来我这里，请穿最干净的衣服。拖鞋，我实验室门口有。”